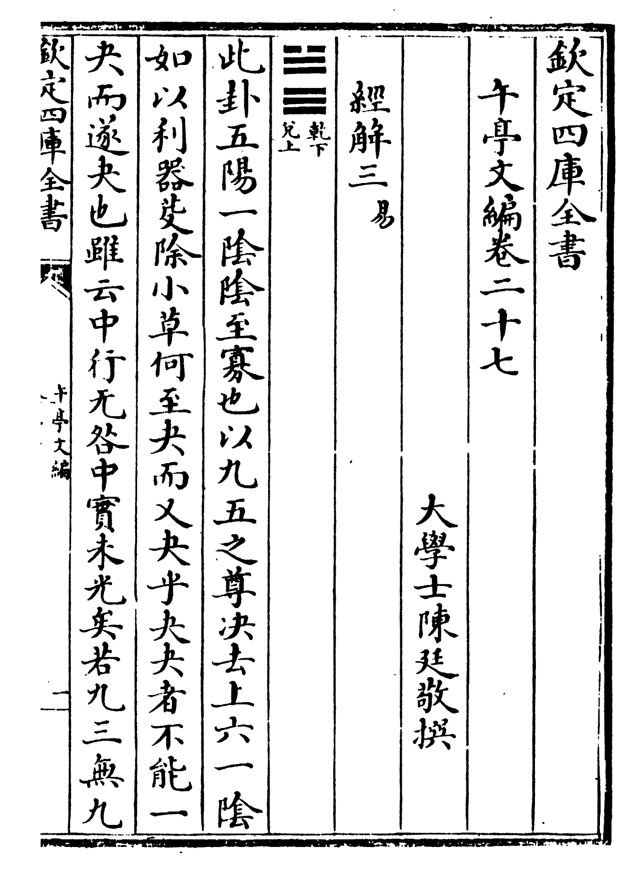


集部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大學士陳廷敬撰

經解三 易

䷪ 乾下兌上

此卦五陽一陰陰至寡也以九五之尊決去上六一陰如以利器芟除小草何至夬而又夬乎夬夬者不能一夬而遂夬也雖云中行无咎中實未光矣若九三無九

五之勢又在諸陽之中獨與上應使避相應之嫌壯傚於色以一擊為快反足致凶故夬夬未妨也雖其始獨行遇雨若濡有慍而其後終得无咎故猶有取焉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此决而輕發者也九四則不能决者也誠能隨衆君子之後如牽羊之在後則藉力遂進次且之悔可亡矣牽羊與次且有辨次且而不能牽羊自古無才之小人反多剛愎自用不能隨順君子丈所以又有聞言不信之戒也惟九二剛而能中雖屬乾

體然健而說決而和實備全卦之德惕號者家之孚號有厲也暮夜有戎勿恤象之告自邑不利即戎也雖不即戎然循是道也終至舉朝君子而小人絶跡所謂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九二惕號上六自然无號君子剛長乃終小人終不可長定理定勢未可謂必無之事也大略夬以得中為貴九五終未光則以上六暱在君側五居尊位當以毅然一決為中而非諸爻可比也夫天下之勢日變者也朝多君子不易得之時也使九五不

能斷雖君子揚小人之惡于王庭必無濟矣中而光聖人所深望者其尢在五哉

☰☴ 巽下乾上

姤之小人初六一陰也為女壯為羸豕為魚為民為瓜皆初六之象也初六一陰敢與五陽遇故為女壯在下故為羸豕雖為羸豕而可豫信其蹢躅陰柔則易牽故欲其繫繫則貞吉有攸往則見凶有九二之金柅初自然无攸往之凶矣

初欲往而二柅之初爲魚而二包之皆以其近也二之能包魚能制魚者也其爲主固矣然魚爲嘉味何以不利賓蓋味之美者其毒亦多小人之柔而可喜似之故二包有魚以義揆之不肯及於賓也

姤五月之卦五月瓜生初象也杞高木二象也能左右之曰以五能以二之杞包初之瓜杞包瓜而瓜不得蔓引是品物咸章之時二能使初之含章也二之爲杞猶之其爲金柅也然孰非五以之之力與陽者國家之命

陰長而命隨去今以杞包瓜陰不得長是命自天而降不復去矣故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者以行未牽於初也不遇未免有寡助之厲私遇則有牽於小人之大咎與其為大咎寧為厲矣

上九與初最遠角又善觸無與初相遇之理吝而无咎雖吝不足罪也

諸陽惟九四與初為正應然初陰性善牽與二相近與

四相遠初繫二而不他往即得貞吉不必定歸四也二包有魚四自然包無魚大陽之於陰猶君之於民四之包无魚是君遠其民而君無民也豈非起凶乎

此卦一陰始生由是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是姤卦為謹微之卦不可不講也五居尊位而應之者二二五兩爻之義尤不可不講也

䷬ 坤下兌上

萃于一之謂萃有二非萃矣彖所言利見大人是也是

故五爲萃主也不敢當也五萃有位位者天人共與歷數攸存未有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能崛起在此位者也以是當天下臣民之聚無不孚矣無不光矣何咎何悔哉以九五之志則常若匪孚故反躬自省元永貞之德惟恐不能盡焉志若匪孚所以無不孚志若有悔所以悔亡志若未光位乃光大彖所謂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非九五元永貞之謂乎此卦四五兩陽各得其應疑於不一然九四位不當居多凶之地有不正之嫌必

大吉始可无咎大吉者近五之側以身萃五自不敢當天下之萃故大吉也初六本與四應改而萃五是為有孚不終乃亂乃萃也前為二引若二號之也與二相得附二萃五一握為笑也勿恤往往於五也初之萃四似正而非正改而附二萃五似亂而非亂其亂也乃其所以正也夫何咎若二者居中應五又引衆萃五中德不二但知引而不知他一孚之外無餘事也彖言大牲文言用禴者萃之時天子之享親宜豐臣子之享上宜誠

各有攸當也六三欲萃上六既萃如又嗟如者蓋上六
方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苦欲萃五而三又萃上六
必无利矣惟往萃於五庶无咎耳小吝者戒其往五而
不果也五巽為進退上萃五欲其果於退三萃五欲其
果於進也總之上下五爻不論有應無應皆萃於五是
謂萃於一是謂萃之正萃豈非天下最盛之事哉雖然
萃可喜也亦可憂也蘇氏曰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
而無應則四能萃三近五而無應則五能萃上此豈非

交爭之地哉大象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聖人之慮深矣

䷭ 巽下坤上

地至實者也亦至虚者也使地不至虚木之生將壓遏而不得長豈能拔出地上干霄扶雲哉惟君亦然使君不能下士則君門如天草茅賤士無由上達矣升卦六五居坤之中以順為德順故能虚此五之貞也五以貞為階天下皆由階而升用見大人勿恤者用此也六五

所以為大人也五位西南巽之至坤必歷南而後至故曰南征吉志行也天下之志行五之志乃大得所謂有慶者不獨二之有喜若初之上合志三之無所疑四之順事上之冥升皆有慶也彖傳雖舉九二剛中而應為釋其實非九二一爻可專有也初六允升初為巽主巽與坤順合志其升自可信也九二孚乃利用禴二有中實之德孚信于五雖外飾之靡文去而不用可也木至九三漸入坤體虛而無礙故謂之升虛邑六四上由之

以下達下由之以上通是為五汲引在下之賢人登於天子之廷者也賢人進而治功成王用此享于岐山矣故曰順事也上六居卦之上木之升至此而極凡木之升在春夏人易見之至於冬則不見其升而實升而不息故謂之冥升謂之不息之貞消不富者以冬而言也使賢人之升至於不見而升升而不息豈非天下國家之大慶哉

☵☱ 坎下兌上

困卦彖曰困剛揜也剛指二五剛中之剛九四不預焉二五之剛為初與三上所揜又為九四所揜故曰剛揜而不曰柔揜剛使二五止為初三上所揜九四不預焉何以不曰柔揜剛而但曰剛揜哉能辨九四亦為揜剛之人而困卦之義明矣九四來徐徐凡自外而內者謂之來四之來以就初也徐徐者隔於九二而不得速也故曰困于金車然四之志豈須臾忘初者哉初揜二者也今四之志在下不止欲助初揜二且欲引初揜五矣

而謂四非揜剛之人哉然四與二皆陽二又承五故又曰雖不當位有與也然則吝有終者此望四自新之辭也四互五三有巽木象初與四隔故有臀困于株木象四至二互離初在下有入于幽谷象自初至四隔三爻有三歲不覿象此卦獨初與四應凡卦以有應為吉今四反累於初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三與上不相應據位本相應兩柔又相應今隔於五五剛如石三不能轉下又承二據二之蒺蔾三為其宮上為其妻入於其宮

不見其妻凶何如之三之不見妻雖以隔於五故亦以上之悔故上爲三所牽附困于葛藟也在卦之上勢窮而危于臲卼也處勢如此一動足輒危故曰動悔動悔者不可征也若能悔悟則可以征而吉矣此又望上自新之辭也此四爻者二五之剛所由揜也豈知二五本剛中非此四爻所能揜乎不能困剛徒以自困小人何樂而爲小人哉若夫二與五貞可謂之大人貞可謂之君子故能在險而說困而不失其所所者何貞也貞也

者剛中之中也此二五之安身立命處也可以感人可以格鬼神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又何不亨之有乎是故人以九二爲困不知酒食之慶在中朱紱方來之慶在中利用享祀之慶在中雖征行非其時故凶而以九二處之自无咎矣九五者居尊位者也其時揜五者非敵國外患不過左右小人耳天子於小人怒則去之小人既去羣才效用此劓刖之象也困于赤紱之象也朝廷之上以刑法爲敺除志之未得在此然事平而朝廷宴

然亦在此矣乃係有說也利用享祀意與九二同皆以剛中之誠心孚於鬼神故也夫二與五在險能說困而不失其所是說其所自有何至以口舌求說來尚口乃窮之謂乎聖人愛君子故用丁寧於不必丁寧之地也此卦兼為小人謀為小人亦所以為君子也所以為天下也聖人之為天下慮也蓋詳彖傳困而不失其所為句或連下亨字讀非

大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夫致命遂志之人

何人哉平日非志不在温飽非犯顔敢諫非以忠孝節義自期待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能致命遂志未之有也無致命遂志之臣則亦必無實心爲國之臣必無有事爲國守土之臣國家何利於此故培養節義是爲急務也

☵☴ 巽下坎上

井以養人猶君子之德能養人也初六之井泥九二之井谷二者皆無足取其惟九三乎三之井渫即九五之

井洌寒泉蓋九五能使寒泉之見食于人非九五自為寒泉也當其不食則行人徒惻一遇王明則並受其福九五之中正非明王乎甚矣九五之重也六四之井甃此作人薦賢之臣也上六之井收勿幕此用賢之臣不蔽賢之臣也四止无咎上且元吉者蓋至上而寒泉之食無人不被井道於是大成矣是六四不可無上六尤不可無也雖然薦賢者賞蔽賢者戮有王明之九五何患無六四上六之臣哉王明並受其福者天下並受其

福也生於其時者何其幸耶

䷰ 離下兌上

國家一切改革無不有天人在焉非獨革命大事也天運日變于上人事日變于下而天理人情必不可變能以天理人情為念此革而當其悔乃亡之本也是故革者不得已而為之革也不可革則不革初九之鞏用黄牛也既革不可再革上六之征凶居貞吉也不可不革不可妄革其難其慎則九五主革之君二三四奉行之

臣也人知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之利也抑知順以從君由於未占有孚為九五虎變之大人者實未易與合二三四爻彖觀之其辭兼勸與戒無一非體未占有孚之義而為辭者也即無一敢出於順天應人之外者也世之因循規避而不敢革與輕躁執拗而妄革皆得罪革卦之君臣者也

䷱ 巽下離上

鼎卦六爻初六與九四相應初在下為鼎趾即四之所

謂足也當未烹之時鼎顛其趾出其否惡未爲悖理蓋
以小人畜小人亦小人所以无咎也九四不察悞授之
以重任遂至鼎折足覆公餗九四之形容亦沾渥難辭
矣至此人不責初之不勝任也而直責九四之不勝任
乎時過信初六今所信果如何哉九二與六五相應九
二鼎有實宜六五之趨就恐後也反使二咨嗟於下曰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何故豈非柔靡因循之過與四亦
非太柔不可輔者故有鼎黄耳之象但爲上九玉鉉之

臣爲相而二五相應之常可以不失矣此五所以利貞而二所以得吉也九三與上九本宜相應以兩皆剛故不相應三之有實與九二不殊以上不汲引不得升於五前故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之象使上九變其金鉉爲玉鉉則剛柔相節而三庶乎鼎耳不革其行不塞雉膏見食矣此又三之所以方雨虧悔終吉也夫鼎之烹也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二與三是也人欲勿用天其舍諸今二三之實皆由上九見食於六五是上九以

薦賢上當天心也大吉无不利何疑之有此卦之義在於大臣遠闢茸而舉賢人繹六五金鉉之義則用大臣以用天下之賢人尤不可不加意也

九二雖有終无尤之喜猶未免有慎所之之戒何也賢人君子不見用於時或爲權門牢籠因而失節故丁寧戒之宋楊時爲蔡京所薦前朝吳與弼爲石亨所薦至今猶有遺憾况其他乎

䷲ 震下震上

游雷亦不必指非時之雷如冬雷及無雲而雷之類自二月發聲之後八月收聲之前凡雷皆雷也人亦無聞雷霆而不懼者當雷之時妄念盡空天良陡發惜乎雷過之後妄念又滋耳若能時時恐懼時時修省所謂回天格天孰加於此乎

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文王用之繫卦周公用之繫文恐致福也後有則也孔子用之釋彖既又用之釋象此四語撤震卦可也撤全易亦可也

䷳ 艮下艮上

彖辭艮其背孔子釋之作艮其止艮其背即艮其止之象艮其止即艮其背之實義止其所又艮其止之的訓也背也止也所也切實言之一理而已艮其止者止於理也凡人不過一身其與身接者皆人也不見理但見人與身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失矣不見身與人但見理則所以處身與人者得矣故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止也此止非專屬止非專屬靜行亦有止止亦有止行即是動止即是靜行止動靜無不有理止其所而時出之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然則凝心無爲息緣住靜虛寂之學必非艮止之學明矣

☶☴ 艮下巽上

彖傳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數語明指九五或曰天子不可以漸進言夫由儲

君而為天子非漸而何天子尚進以正進以漸天下何得倖進躁進哉使天下不倖進不躁進天子正邦之功莫大於此矣卦辭取象于女歸六爻皆取象于鴻又取象于夫婦鴻不再配婦不二醮君臣之義也始進不正其後未有能正者也九五六二相應君臣之正也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五言其始也二言其終也雖終莫能勝而其始亦難矣則以九三六四故也三無應離初二而眈四之邪配是謂夫征不

復以私而孕不敢舉焉是謂婦孕不育私而得位盜思
奪之故結四相保是謂利用禦寇四亦無應故三漸陸
四漸木皆非鴻之本性也四雖漸木或得其桷猶可苟
安四之順巽異於三之剛躁故三不免凶四猶无咎與
惟三四橫據于朝故五漸于髙陵未能遽遂下接六二
之願然五剛中得位去此何難此五所以終得其願而
二不素飽之臣終得見用也初六鴻漸于干新進小臣
未遽獲上履危蒙譏誠所不免故曰小子厲有言无咎

上九爵位不能繫之如鴻之高飛雲路清風峻節足以勵一時而師萬世故曰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此二爻亦無應者也比之三四則賢不賢相去遠矣去倖進以清仕塗拔孤寒以開賢路奬山林以養廉恥孰非九五之事哉

䷵ 兌下震上

歸妹一卦自卦辭論無復吉理自六爻論人有貴賤有賢否其遇亦有幸不幸妾媵之事略具矣六五妾媵之

主也帝乙歸妹是其貴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是其能逮下也又能不尚飾也月幾望是其德之盛也又謙沖不敢盈也然則六五以其中德之貴而行不專恃其位矣娣得此以為女君何其幸哉初九之為娣固也九二何以云眇則以跛眇相似也跛故不敢正履眇故不敢正視初征吉二利幽人之貞質性固有小異而以下承上之常兩皆不失矣惜古今女君不皆六五而娣不皆初九九二也六三為成卦之主始亦欲待年而

嫁獲其良配後則反歸以娣豈非女德不正人皆賤之故與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亦女子有志者也聞古之盛世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然則女之愆期必有任其責者矣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此非約婚而不終者也愆期之女鰥曠之士不能具禮簡略相從者也或曰此卦自六爻而外通于公卿士庶且妾媵小事耳聖人何爲娓娓不置是未讀歸妹之彖者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而可以為小乎

䷶ 離下震上

天下之事倚伏无常者也豐本以明以動故豐既豐又以雷掩日之故於是豐之名雖是也而豐之實改為豐其蔀豐其沛豐其屋矣豐至是疑无亨理然本以明以動故豐茍循其本仍以明以動救其弊何難於亨哉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所以救豐之後也豐大也日中之日徧照天下此之謂大也天下無常中之日而君心有常

中之日日之象雖屬於五而五之明實取於離日不至於昃君不厭其臣天下所以常豐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况於人與鬼神乎此言豐之不可恃也或恃豐爲可常或謂一豐之後不可再振者皆非也

五來章二有孚發若則二之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自可免矣四在五下故豐其蔀日中見斗與二不殊而其遇主不同一心以佐五而五之來章已得二又得

初與四雷不敝日豐部盡撤下明上動頓還舊觀豈非快事哉惟上六陰柔在上此重五之暗者也三不幸與之應所謂豐其沛日中見沫暗不在五而在上矣有臣如此而望與之竭力悟主行莫大之事哉惟以權自廢折其右肱而已上位窮而富溢豐大其屋翔于天際然闚其户闃其无人蓋凡三既折肱則上門雖如市謂之无人可也豐其屋適所以自蔽古來為臣如上誰能幸免也

䷷ 艮下離上

旅者外往而違其家者也士庶貴賤之常而尊貴者之變也如晉重耳備四文之義馬呂郤之難豈非射雉一矢亡乎明年襄王入於王城王饗醴命之宥又二年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豈非終以譽命乎處狄十二年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有狐趙諸臣從之豈非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乎處齊公子安之姜氏曰

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然公子遂行矣豈非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乎其過衞也衞文公不禮之乞食于壄人壄人與之塊似乎旅瑣瑣夫瑣兮尾兮流離之子黎臣所以歎也而不可論晉公子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旅雖窮而其君若臣之志不窮志不窮旅之窮何足為災乎此卦最惡者上九而九三次之三過剛故有焚次喪僕之事大約旅之時瑣瑣固難過剛則人不附人去則瑣瑣

益甚矣至于上九焚巢之害視焚次又甚矣旅非笑時也而先笑號咷在其後矣牛既喪矣終莫之聞矣是為最凶者也可不戒哉

巽下 巽上

風者天之號令巽為風故為命令兩巽相隨故為申命法敎百端令行為上故曰行事此九五大人之事也五居巽中以中行命命无不正所謂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也命既正矣則吉由之悔亡由之上下无不利由之

矣无初有終初未得不令而從終則无令而不從也庚者十甲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更事故申命也或曰甲主仁庚主義甲寛令也庚嚴令也然巽者入也重巽所以入人非可以嚴厲言也

小者初與四兩柔也柔皆順乎剛剛則單指九五九五居尊位故柔皆利有攸往利見大人雖九二之剛亦不過下引初六使上順九五耳不敢當大人也

初以順五為貞進退多疑則失貞故利武人之貞武人

者果決無疑者也四決志順五无進退之悔可以稱武
夫矣倡初順五故曰田獲三品初巽下爲品與四隔三
爻爲三品也田而獲亦武夫之事也四不止有功於初
豈非五之功臣哉
二與四皆互兌口五之申命行事必藉二四四稱武夫
二稱史巫亦互辭也蓋所以使初无疑而事五者亦辭
命之力也巽在牀下所以事五也用史巫紛若所以申
五之命也然則二之有功同于四也

九三居下巽之終頻巽猶初之進退也始而志疑終而志窮吝何能免哉

上九居上巽之終過于巽而不能斷是為喪斧不得以武夫之貞自解矣又曰喪資何居此老而患失足恭無耻者也意保富貴富貴未必能保故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也或作兩句讀是也言爾以為正乎吾但見其凶而不見其正也巽在牀下與九二同亦所謂吉凶不嫌同辭

䷹

兌下兌上

兌說也順天應人使民忘勞忘死皆由於說說豈有不亨者哉然亦有不可亨者說之失正也故又利於貞焉何以為貞剛中而柔外是也剛中則不暱柔外則不暴不暱不暴說之正也亨之道也九五以剛居中所謂當位之大君也例應云孚於兌嫌同於二變文曰孚于剝此聖人特筆也蓋說我者剝我者也既剝矣何以又孚蓋知我之志本無他也然孚于剝則自應有厲惟能有

厲而厲自然無矣此五之貞五之所以説也初之和兑者我無爾虐爾無我疑也二之孚兑者我無爾詐爾無我虞也四下來六三與上六同體若商畧所以説乎兩柔者則徒傷徨不寧無為也惟介然疾之使兩柔皆不能涉入則可以有喜矣此三爻者其道不同亦皆説之能利貞者也至於六三上六一來一引正兑之小人以妄説為性而君子不可妄説之者也六三言凶上六不言凶者上之凶可例三而知也大約説卦以利貞為主

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苟不能說民而小人是說一旦有事誰為我勞誰為我死小人且掉臂逝矣戒之哉

䷺ 坎下巽上

此卦五為主渙之君二四為治渙之臣剛來而不窮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四也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五爻所謂王居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五乘四木以濟坎水也利貞者王以居為貞也所謂正位也有五之君有二

四之臣而初六六三上九无不附于二四協志佐五一時君臣如此渙之所以亨也夫渙非幸事也普天之下誰非臣子初六之柔藉二互震之壯馬以拯王室之難豈非順哉四為木為机初用二馬二奔四机得四而二亨渙之願得矣六三渙其躬者以有渙在不敢不散其私也志在外者志在四也夫初二三皆歸於四四不敢有以歸於五可謂渙其羣矣大臣而无朋黨之私可謂光大矣人惡渙故喜羣四渙其羣功乃在五所謂渙有

丘也此非常人心思所及也蓋渙之時丘為衆之所止五當互艮之山故象丘也九五渙汗其大號與之申命行事也渙王居者王居而不動所以守宗廟社稷也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皆渙字一讀言渙時宜汗其大號渙時王宜居守也故象曰王居无咎或以王居為王之居積連渙字為句以散財釋之誤矣此卦以汗大號渙王居為渙之實事與餘象不同若夫上九之渙其血者上與三應三渙其躬上安得不渙其血故上亦渙之功臣

也去而遠出者何蓋功成身退知幾之士也故文以无咎許之象以遠害明之

史言唐德宗時奉天所下詔書雖狂將悍卒聞之莫不感激又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又李晟上行在露布曰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渙汗其大號渙王居二者為渙之實事此可以見矣

䷻ 兌下坎上

節卦斷以節財言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

不害民反而言之不節以制度則傷財害民矣節豈小事哉此卦分坤之一柔居下卦之上為兌六三也分乾之一剛居上卦之中為坎九五也兌為說坎為險說以行險者六三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九五也苦節不可貞則上六也以六爻細言之初九在下知通財之權在五塞財之權在二不敢前侵二事為不出戶庭戶奇九二之象也二坐視三之不節而不能塞為不出門庭門偶六三之象也夫節財者當於有財之時失其時何

嗟及矣二之凶宜也若六三不節若則嗟若又三之自取也咎將歸誰多費以快意而不知窮在其中說以行險非六三而何九五當位以節中正以通節而通故不窮不窮故往有尚甘節之吉所以在五也六四享安節之亨亦以承五之道故也六三不節蔓延於上然凶而猶謂之貞猶得悔亡者罪不在上也嗚呼財者天下大事也九二大臣也不知錢穀託言非其職過矣至于制度數議德行國家之大政所係於財者至重也明職掌

禁侈用制度數以革僭分議德行以勸儉約天下未有不家給人足者也有中正以通之德其行此固易易也

䷼ 兌下巽上

卦名中孚中者二五剛得中也若三四則柔在內何得以內冒中哉舊有中虛中實之說中實是也中虛非也二五成卦之主凡卦之義皆可取用五君二臣二臣臣說君巽故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信可以感天地動鬼神凡有血氣无不可感故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巽為

木為風互震之動風行木動舟象也三四兩陰舟虛象也君臣交孚何事不可行風順舟駛無以逾也故曰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三索得女而成兌一索得女而成巽遡其本則乾也乾為天剛健中正莫過乎天二五有焉孚之所以為孚者此也故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至六爻之義亦惟二五為中孚與卦義同其餘不中則不孚矣

九五為君之孚臣其辭易知九二取象于鶴者鶴水鳥

又秋爲九二兌體故象之又君主日陽也臣主夜陰也鶴在陰亦二之象也又夜半陽生鶴知夜半陰應陽之象也鳴和兌口之象也曰我曰爾即其鳴和之辭也爵祿曰爵鳥爵曰爵鳳皇亦曰爵鳳鳴節節足足故飲器象之亦曰爵然則爵之稱亦多矣我有好爵其指鳳乎鳳生東方君子之國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九五居巽乘震象之宜也曰我有曰吾與爾靡皆據二言之此臣樂得君彼此告語之辭也或以子和指五非也以子

目五失尊卑大小之序於理爲悖且鶴屬兌體子又屬巽體一物兩兩取象其義紊矣

又以繫辭傳參之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遠邇相關如此邇可忽與母子室中之至邇者也鶴鳴子和邇先應也此又欲獲君先信友之說也

初九虞吉者虞度六四之有它其心不敢安也虞於志未變之先故吉志既變而後悔之晩矣六四捨初附五

絶類而上附五不失臣道月幾望之象絶類不繫私交馬匹亡之象此捨私狥公善補過者也然反覆賣友之譏亦難免矣其鄰寄之流與三與上應而不應故辭曰得敵或鼓或罷先信而後疑也或泣或歌既疑而又信也總之疑而不定者也上九翰音登於天音无翼而飛故曰翰音登于天者在卦之上居巽之極言猶飄風不可捉執然上既不信矣其誰信之故曰何可長也獲君信友於九五九二見之友之不相信於初四三上

見之古今未有上下相疑而可有為者中孚一卦於君臣朋友之際言之備矣

䷽ 艮下震上

大為陽小為陰卦有四陰二五又居中得位小者既過大者何以亨哉小者過而大者亨亦必有道矣則貞是也處小過之時行小過之事所謂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此又為君子小人之互辭柔得中是以小事吉則大事必不吉剛失位而不中既不可

大事則但可小事矣此卦本敘君子之行小事辟如飛

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上則大事也下則

小事也君子知此則自然无違時而行之禍故曰大吉

大吉者君子之大者吉也繫辭之聖人意為君子然所

以示小人者亦在其中矣

九三弗過防之弗過一句防之一句時既不能過小人

而外示防小人之形從或戕之之凶其能免乎此憂九

三過剛危之之辭也九四弗過遇之弗過一句遇之一

句時既不能過小人而能善遇小人此九四之利貞也故即予其无咎然遇小人譬如養虎故戒之以往厲必戒過亦一時之權常以是為貞反至失身而不貞故又敎之以勿用永貞此三四兩爻之下而不上可小事不可大事所以亨所以大吉也

六二陰過於陽故爲過其祖過其君以陰居陰故爲遇其妣遇其臣此又六二之能下也然二本過其君聖人曰不及其君何哉臣不可過象釋之明矣天王狩于河

陽公孫于邾其書法同孰謂易中无春秋哉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又曰公弋取彼在穴皆有陰不敢行陽事之象此六五之下也然其德則六其位則五與二少殊雖不雨雲已上升故象曰已上也五君位也不曰王曰公亦書法也

初六飛鳥以凶此初之不下而上也惟其為飛鳥所以致凶也不可如何自作孽不可活之謂為初歎息而言之也上六弗遇過之亦作兩句讀言上六不肯以禮遇

陽而務欲以力勝之也此上六之上而不下也飛鳥離之上與初爲飛鳥同故罹禍亦與初同也曰凶曰是謂災眚辭繁而不殺聖人爲上歎息亦同於初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之世侈大之志易生能收斂而不至侈大則既濟可以常保故卦辭曰既濟亨小而釋之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剛柔正而位當似槩指六爻而意在九五九五爲既濟之主其禴祭也非薄於鬼神也此九五之能小也

後世有數十年不親郊祀者反之則東封西祀以明得意以祈福祐馴至民窮財匱何如以時禴祭者實受其福哉舉祭祀一端他可推矣先天離東坎西九五位居坎中故為西鄰所云東鄰西鄰殺牛禴祭者一奢一儉相形之辭而非以六二為東鄰也六二柔得中卦辭所謂初吉者喪其茀而不行俟其得而不逐真與民休息安靜无事太平之良臣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畏輕舉而致禍也六四濡有衣袽終日戒能預備而戒懼也若

初與四亦皆能小之賢臣也天下已安小人生事多開邊釁以徼功名故聖人繫九三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又丁寧之曰小人勿用其意深矣夫以高宗之賢當全盛之世其伐鬼方猶以三年師老民困其獘可知可不戒哉上六與九三相應小人彼此附和喜於生事者也冒險而進卒止于險而不得出濡首之厲實自取之亦小人所當戒也雖然既濟有九五之君有六二之臣自然无九三上六之小人矣

☵☲ 坎下離上

既濟之世不可用兵未濟之世兵不得不用然亦不得輕用必上有聖主下有賢將相而後可今觀六五以文明居上以有孚應下九二能持重於内九四能臨事而懼震用伐鬼方於外五非嗜殺之主二非貪功之相四非輕敵之將宜其皆得貞吉也是知未濟之兵出於不得已者也未濟之亨不以是哉不獨此三爻也聖人於初與三上皆有戒辭焉初六濡其尾吝象曰亦不知極

也與彖傳所云未出中者其意相合未濟之時特嫌其濟而不知極非謂其不宜濟也六三曰未濟征凶又曰利涉大川意亦同初六一戒之一勸之亦以未濟之時不可不求濟也上九有孚于飲酒剛而能和以和孚衆所以无咎然雖居卦終猶在未濟和而不節過親小人恐禍有出於意外者濡其首有孚失是聖人所以又申戒於上也總之不論既濟未濟聖人皆以用兵為不得已之事皆以小心敬慎為訓天運固有循環亦人事得

失所致也合二卦為一卦讀之常存思患豫防之心焉

天下其常濟乎

午亭文編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午亭文編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録監生臣蔣翰

午亭文編卷二十八

大學士陳廷敬撰

經解書詩禮

堯典

唐虞之際盛矣嘗竊以謂此天人之介君子小人消長之關而天下治亂之所由分也當堯之時四凶五臣並列而驩兜舉共工比周為黨五臣雖各率其職未聞有

能明其為凶而放殛之者則天人消長治亂之關其故
豈其微哉蓋堯知有舜久矣以為非舜則四凶不能誅
而五臣不能盡其才堯若曰與其誅四凶不若登用舜
嗚呼此堯之所以為君之大也當其時驩兜居中而三
苗負固於外鯀方以洪水自重以矜天下雖以堯之聖
而不能不遲迴審顧於其間者蓋待凶人若斯之難也
堯若以謂及吾之身而制之使猶不得逞也然厥幾其
有悔心乎既不得逞而有悔心吾與斯人亦相忘於大

化之中而已矣即非然者有舜在焉舜之心猶吾之心也至是而終無悔心之萌矣舉而誅之不見其有震驚之迹而措天下於磐石之安是以孔子贊堯之大而又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舜有為而曰無為聖人之心如天天之心無為聖人之心亦無為當堯之時四凶可以不必誅當舜之時四凶不得不誅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舜之無為猶堯之無得而名也舜登用而四凶誅五臣各得盡其才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天下極

治而無亂者本堯用舜以誅四凶之故也非然者則天人消長之關可勝言哉觀堯之所以待四凶與所以用舜者然後知堯之為君之大也

舜典

虞書者舜史臣所記首堯典者尊堯也舜典而尊堯故先堯典而舜典繫焉故曰尊堯也尊堯而不别之以為唐書者何也曰尊之也親之也舜之於堯義則君臣恩則父子君臣主義父子主恩尊堯而曰虞書者若將引

為一體聯為一家合而同焉不欲離而異焉懼以君臣之義掩父子之恩也不然者雖以舜之史臣獨不可紀堯之行事特為一書如後世修勝國之史者乎故不別為書者尊之至也親之至也是以觀舜典而尊尊親親之道備焉

禹貢

予於禹貢而見聖人憂天下之深且遠也當是時山川既治水土既平九州攸同矣於是任土作貢孟子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其實什一也然自漆絲鹽絺以至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蕩之屬無不備貢焉何其繁也則若於田賦之外又有所謂貢者雖二猶不足如之何其謂之什一也且自土階茅茨以來歷堯舜之世凡所謂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蕩諸異物既不見於經則知其未嘗有也而禹於是時始制為法令綜核嚴密如此況又在什一之外乎而孰知其非然也蓋聖人憂天下之心如此也其心以為吾之取於民者

什一而已而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諸異物罔不畢具則凡宮府之所需賓師之所資其可以充吾用者皆已足於此後之人雖欲專用意於海物鉛松怪石浮磬蠙珠瑤琨篠簜諸異物亦不得求多於民葢取之什一之中而皆已足矣則凡吾所定為制者使後世無以加也則聖人憂天下之心可不謂深且遠邪若什一之外諸異物更取於民此稍知治理者所不忍為而謂禹忍而為之乎嗚呼自渾沕之風漸遠服食器用

已不能如往者草衣木食汙樽抔飲之風矣此聖人之所深憂也而懼其甚焉故定之為經曰雖好異物不得過焉聖人憂天下之心何其遠與

皋陶作士

舜五臣禹稷契皋陶伯益禹及身以有天下稷契伯益其後世子孫亦皆有天下獨皋陶以刑官不有天下此天道與非與後世于公治獄令高大其門曰當吾後必有興者于公之興以天道決之耳皋陶之不有天下亦

天道與皐陶作士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舜念其功曰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惟禹亦云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反復念之不忘如此今考皐陶謨所載其在當時德果不在禹稷下可知也然而既不有天下而楚人滅六蓼皐陶既不得比禹稷契伯益亦將不得比於于公與何天於皐陶則嚴而於于公則恕也將所謂天道終不可得而知與蓋天德好生其在於人有

能使民不陷於罪不致於刑長養而安全之斯則可以為德矣上古之民犯法者少亦不能無陷於罪而致於刑者天若曰當其罪而已耳亦何德之有焉後世變故滋多民犯法者衆士師者能得其情鮮矣天若曰苟能當其罪矣斯亦可以謂為德矣于公之所以大其門也皐陶之德大矣而天若有靳焉者蓋以彼其德可以使民不陷於罪而致於刑也致於刑非天之心也楚人之禍舍天道吾無以決之也孟子有曰小德役大德小賢

役大賢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蓋唐虞之世有天下以德以德故苟有小異乎德之為者天所懼也則不得不致其嚴於皋陶是也漢之世有天下以力以力故苟有小異乎力之為者天所善也則不得不行其恕於于公是也

費誓

孔子序書存魯誓何也曰為東周也維魯之弱也魯宗國維魯之弱所以為東周也費誓載魯侯帥師征徐戎

之事伯禽秉周公之教傳稱周禮在魯制度典章宜其見於簡冊者多矣而孔子獨於此有取焉者何也當時周道衰平王遷洛晉鄭焉依而魯宗國寖以式微其後三桓秉政陪臣執命親攻昭公而出之而征伐之權上不由天子下不出方伯齊田常弒其君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孔子蓋傷不復得如曩者盛時承王命率諸侯以討不臣而伐僭亂也故於魯伐徐戎之事有取焉爾今誦其辭曰無敢不弔無敢不善曰汝則有常刑者三

曰汝則有大刑者再嚴威整暇猶有三代之遺風焉此所以取其辭存之以繼於帝王之後也意者魯之孫子有能明王道强君德攬賞罰之權紹乃祖烈者乎吾厭幾其遇之昔伯禽之魯三年而報政太公封齊五月而報政周公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魯之亡於弱周公既知之矣孔子不忍宗國之弱以亡其亦猶周公之歎也夫

秦誓

書存二誓而終於秦者何陳子曰存魯所以維其弱而終秦所以抑其强蓋聖人之志在魯天下之勢在秦勢在秦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聖人重言天命而必推極於人事之所當為昔者秦伐鄭晉敗秦師於殽穆公誓告羣臣孔子録之書之終篇傳者謂穆公悔過孔子有取焉孔子曷取乎爾蓋天下之勢在秦孔子所知也而聖人曰有人事焉貴德賤力守其疆服毋敢稱兵搆禍獲罪於先王此人事也以秦前日之所為雖得天

下不可久長以為生民主今幸其悔心之萌矣毋敢稱兵搆禍矣安知周之弱不可以敵秦之强也哉又安知彼即有天下不可以久長為生民主也哉故於穆公有取云爾不然彭衙濟河之師何有乎悔過而聖人許之耶其後秦滅詩書尚首功併吞諸國終有天下不二世而亡孰謂聖人之憂為過計耶或曰秦始孝公富國强兵穆公僻處西陲未得為會盟之主當其時天下之勢烏知其在秦也雖然後世讖緯符命之事聖人所不道

然天下之勢微聖人烏足以知之

周南召南

二南之作也當文王受命之時耶周之德及於民者至矣詩有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宜其名詩不得獨取二南也顧其時西則昆夷北則玁狁東則紂紂昆夷玁狁末之如何矣而文王之化自周召而南漸被於江漢之人此二南之所以獨為名也夫昆夷玁狁紂自外於聖人之化無足責矣而當時之人生其封落之

中者亦何其不幸耶

周召有詩無詩

甘棠專美召公而麟之趾兼稱公子無美周公者周公勲德豈出召公下哉易之辭曰二多譽逺也召公之謂也四多懼近也周公之謂也觀周召有詩無詩而譽與懼之義益明

魯頌

頌者下頌其上之辭耳猶之國風美刺非有典法禁侯

國不得作也然則行父曷爲請於周蓋當時周衰上下陵替魯國秉禮雖頌亦請之非謂魯於法不得作頌如請隧之類必待天子之命而後行也魯人既不忘其先君之賢而尤以王命爲尊可以風天下矣魯無風而有頌聖人存之思深哉

商頌

或問詩周書而存商頌何也曰歐陽子有言大商祖之德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之心余嘗論之大謂大商

祖之德者商周本以征誅有天下周之於紂猶商之於
桀明其德以見有商祖之德則實有可以得天下之理
如無其德則是雖有天下且不可況敢行放伐之事乎
故謂大商祖之德者是也謂予紂之不憾明武王周公
之心其義尚有未盡者武之革命順天應人聖人者天
人之至公者也亦安計紂之憾與不憾而武王周公之
心亦何待諄諄焉明於天下後世哉故謂予紂之不憾
明武王周公之心者非也然則商頌之存果何義與曰

明統也周得統於商明統所以尊周也魯親周後明統
而尊尊親親之義備焉夫是以周書而存商頌也

新宮有聲無詩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此六篇者鄉飲酒燕禮
之笙詩也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間歌魚
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笙
詩自漢已來謂遭戰國及秦之亂而亡之朱子曰非亡
也葢有聲而無辭者也鄭氏謂燕禮有升歌鹿鳴下管

新宮新宮亦詩篇名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愚
按笙詩在笙中吹之則下管之詩亦在管中吹之其有
聲無詞與六篇同也或曰笙詩篇目見於經而傳者為
之作序六月之序亦連及之而新宮皆無焉故鄭氏箋
以為辭義皆亡而孔氏疏以為六篇有義無辭新宮并
義亦無則新宮非六篇之比是亡詩也非果有聲無辭
者也夫篇目之見於毛氏之所傳者非經之所本有也
毛氏覩儀禮而補入其名耳然則毛氏奚為闕新宮而

不補曰漏也衛宏因之不爲作序又何足怪乎若謂六篇之目果見於經孔子不應獨删新宮之目若謂六篇果有其辭遭亂而亡又不應皆僅存其目其爲毛氏之所補入無疑也左氏傳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新宮之詩或別有其辭非下管所吹之聲也孔子删之耳是以朱子又疑以爲斯干之詩而未敢必也孔氏又謂自宋公賦新宮至孔子時三十餘年而新宮逸亡夫新宮之詩儀禮所用之詩非他詩比也儀禮周公所

以興禮樂定太平之大政也禮樂之大具者莫備於魯魯豈有遺詩耶假令魯詩間有遺者此儀禮所用之詩其行於天下者久且遠豈有求而不得者耶多聞博學如孔子豈有不求得者耶且三十年未久也而謂行於天下者昔猶在人口而今遂亡之其可信也耶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唐人詩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陽本此如序云輔佐君子求賢審官

是全與此詩無涉也亦豈復有意味之可尋乎

野有死麕

詩言以茅包麕而誘懷春之女又述此女之辭姑徐徐其來無感我帨無使尨吠有幽婉之情無嚴峻之意安見其惡無禮也而繫之召南之中不可解矣豈其出秦火之餘而簡編有錯亂者耶

擊鼓

記曰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役與兵皆國之重

事也州吁虐用其民土功戎事一時並興至使其民吁嗟剌怨其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者豈其民之猶樂為力役哉蓋其時之民習見夫輕用其力以土功力役之事不足為勞苦耳是其情尤足悲也豈知夫先王之制五十而罷役比之六十而還兵者猶兢兢焉不敢過用其力也彼州吁殘民以逞烏足以語此

雄雉二則

首章曰自貽伊阻卒章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詩之

旨有合於中庸不怨不尤正己無求無入不自得之意而出於行役之婦人其亦猶周南之汝墳召南之草蟲乎不可謂非卷耳之遺風也以是知先王德教之及人遠矣

汝墳草蟲思其君子不過閔年歲之改易感時物之變遷或慰勞其王事之勤或自道其思念之意而止耳而雄雉之詩反身自責憂深慮遠或恐其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其所以勉其君子者無不至焉世變之可覩蓋如

此

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詩七言之權輿也胡為乎中露詩五言之胚胎也何必栢梁蘇李哉一章之中而古今之詩體備焉然其嗟嘆永歌之情發於中而成於文者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黎侯失國而寄於人有媿乎其臣矣

簡兮

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教國子是古者樂官掌教事任至重也簡分之賢者實有教國子諸子學舜之責其在職之事有可為者非如後世伶官之比也亦何為而輕世肆志如此哉蓋先王教士之法至此時而寖壞雖存其文而誠意不至無復有禮賢敎士之實不過以伶官待之而下亦遂以伶官自待矣賢者處此宜其不得志於時而其言之玩世不恭有如此也

北門

先儒謂北門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窮而呼天無怨尤之辭而又以為有臣如此不能忠信重禄以勸之國之所以亡也嘗試論之其君既失勸士之道而為之臣者其所以自處亦未得為盡善也君子之仕於人國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至於窶貧實甚室人無以自安不思所以自處之宜乃惟呼天而訴之亦何益哉然或者其時為之茍以容其身未可知也夫有道之國士君子得盡其所學就使不得志亦不使失其所守為國而

使人既不得志又失其守至茍以容其身如衛者欲不亡得乎

君子偕老

風人主文而譎諫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莫著於君子偕老之詩此詩惟稱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以感動其天良激發其愧恥而終不斥言其淫亂之事所謂辭益婉而意益深是風詩之最善者也

載馳

禮國君夫人父母没則不得歸寧使大夫寧於兄弟載馳之詩首章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許大夫之唁於衛者也故其卒章曰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大夫即唁衛之大夫也夫人言大夫君子無以我為有過而爾大夫自以為能往而集衛事也雖百爾大夫之所思慮不如我之親往也申言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之義也

載馳之詩許夫人傷宗國之亡欲歸唁於衛其二章曰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是夫人終以禮自制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夫宗社覆滅非常之變又豈能宴然坐視而已也故其卒章曰我行其野芃芃然方盛長也將控告於大邦未知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也則是夫人雖不果於行而其閔亡救亂之心至矣夫人可不謂賢哉夫以宣公宣姜之惡而有女之賢如此世類果足以限人哉又何疑乎文公之能幹蠱而克家也

大車

大車毳衣民望而畏之止其邪心不待刑政之及也然則華車袞冕繢衣繡裳豈曰體安駕乘目好五色而已哉而或者欲去其節文蕩然即於簡陋過矣

叔于田二篇

吾觀于田二篇之詩而歎其上驕下諂國無道之甚也三代之衰也善惡賞罰不明乎上而是非毀譽之在下者恒得而別白之蓋猶直道在人心而公議在人口也若叔段者不義而得衆而國人之美之者以其弋獵馳

騁舉火暴虎飲酒服馬之事競為訣悅而無復三代之遺風叔雖欲不為亂豈可得哉

東方未明

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蓋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朱子辨說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置壺浮箭以為晝夜之節漏刻不明固可以見其無政然所以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未必皆挈壺氏之罪味序義謂興居無節號令不明是宜夙而莫宜莫而夙至使

挈壺氏亦不能操其漏刻以舉其職明其一出於一時偶然之意而行之使人無所遵守也此東方未明之詩所為作與

儆笱

詩以儆笱為喻而首章曰其從如雲次章曰其從如雨卒章曰其從如水至於如水而流蕩忘反不可復制詩人語有淺深次第之不同亦可謂警戒著明矣善乎胡氏之言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

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是以至此其極取以證敝笱之詩尤脗合云

唐風

前漢志曰河東本唐堯所居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集傳曰其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朴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蓋吾讀詩考志傳所稱二南而後於唐風有取焉然自漢以來解者多所淆亂如蟋蟀山有樞綢繆杕杜葛生采苓諸篇序槪指為譏刺時君之詩得朱子

辨說而聖經之本指以明於是益歎大賢與人為善其是非取捨一準乎義理之公不惑於穿鑿傅會之說而後晉風之厚民俗之淳益粲然明著於後世則信乎可以排列國之風而獨出矣雖然是豈獨可以見民俗之淳厚而已哉蓋以知前聖遺風之遠也

車鄰

車馬侍御詩人美之則秦之所以為秦者如此而已耳並坐鼓瑟亦豈真能有禮樂之好哉蓋自三代以來未

有以力得天下者至於秦而世運民風忽焉一變聖人有以見夫得天下不必皆以徳也故魏唐次以秦以見晉亡而秦興也秦風首車鄰以見以力得天下將始於秦也孟子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豈不然歟

小戎

小戎猛烈壯厲非婦人所能作其曰言念君子詩人託興之辭耳輔氏所謂極其憂思情也無所怨刺義也大汝墳草蟲不免於憂悲而謂小戎之婦人為能知義耶

蓋詩人之代為辭不如婦人之自為言為能盡其情也小戎言而不盡其情故又以知非婦人之作也

黄鳥

三良之事蓋穆公之惡而康公成之彼三子者宜亦有過焉黄鳥不能高飛遠引擇木而栖止于棘與桑與楚則詩人之意見矣

東門之楊

東門之楊序謂親迎而女不至親迎不見於詩特以昏

以爲期一句斷之耳而尤可異者鄭氏之說詩也鄭氏箋云女留他巴不肯時行考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揖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外婦至壻揖婦以入此士親迎之禮也父醮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襟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宫事庶母及門内施

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
夜無愆視諸衿鞶此父母命戒之辭也以親迎之禮威
儀節文如彼以父母命戒之辭重愼如此士不親迎則
已旣曰親迎矣當時雖世教衰微而古禮之遺猶當存
什一於千百不至蕩然盡廢也而曰女於是時留他巴
不肯時行豈不可異哉或以謂親皆沒昏姻失時無父
母之命或父母存而不能以禮制其女雖然儷皮束帛
請納徵矣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矣雖留他巴欲何爲哉

甚矣序之誤而鄭氏之謬也

豳風

豳何以終風大周公之功而以明臣道也周之王業成于周公聖人著國風之正變以明王業之盛衰故凡公之自為詩與詩為公而作者皆得繫於公風皆以國名魯公國也不繫之魯者何或曰伯禽封魯公實不之國故不繫魯然而非也公功在天下魯一國耳假令公之魯庸得以魯盡公耶故凡繫於公之詩不得曰魯也周

之王業成於公曷不繫以周弗敢專也豳者夏之列國
先公之所居也繫以豳公之志也而以終乎風者易曰
无成有終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常棣

常棣朱子云國語富辰之言以為周文公之詩但春秋
傳為富辰之言又以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
宗族於成周而作此詩二書之言皆出富辰且其時去
召穆公又未遠不知其說何故如此杜預以作詩為作

樂而奏此詩恐亦非是愚按常棣周公為管蔡而作先儒論之無異辭矣富辰謂召穆公作此詩殆猶春秋傳所謂賦詩云爾傳凡言賦詩有二義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凡此是自為詩也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凡此是誦古詩也名穆公之作常棣是誦古詩也杜預以為作樂而奏此詩與賦詩之義自別宜朱子不取其說也

古禮二經周禮儀禮而已周禮者周官政典之書儀禮者儀法度數之事禮記者則諸儒雜記之書非古禮經也所謂周官政典之書者蓋周公所作載官府職掌之禮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得而獻之失其冬官哀帝時劉歆校理祕書以考工記補冬官備周官六篇之數今謂之周禮是也所謂儀法度數之事者蓋周以來朝聘饗射冠婚喪祭威儀之制漢承秦燔書滅學禮經殘壞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以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

卿授后蒼后蒼授大戴德小戴聖又有劉氏所傳十七篇次第為優鄭康成從而注之今謂之儀禮是也自后蒼為儀禮之學別録數萬言號曲臺雜記戴德傳之者八十五篇或云八十一篇今其書存者總四十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傳之者四十三篇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二戴禮並是曲臺雜記漢世諸儒言禮者並取二家今大戴禮不頒於學宫所謂禮記者小戴記也謂為諸儒

雜記之書者此也朱子謂周官為禮之綱領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則是禮記者二經之傳注也宋以前有三禮通禮諸科自王安石行新經義獨存禮記之科迄今莫敢議其非者間嘗論之周禮一書可行於文武周公之世不能行於春秋戰國之時自是以來儒生雖復誦習而鮮可被之實用故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以之速亡名亂蓋古今之勢不同而法亦因時而屢變也韓愈嘗苦儀禮難

讀謂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是二經者之不行亦其勢使然而已矣小戴之書先王之遺訓猶存往行前言彬彬可考焉蓋掇取大戴之精華為一家之記述安石之獨存此科亦不可謂無見也顧其傳述舛駁往往而有月令出於呂不韋王制出於漢儒後世不以為秦漢之書而以為商周之禮不以為傳注而以為經是則可議也有聖人者出必將刪定焉又嘗考戴聖治行多不法而聖子賓客為盜身為禮宗奸犯名義

君子不以人廢言信哉

午亭文編卷二十八